

溫柔在窗邊綻放

王稼駿 著

以爱的名义，他们选择埋葬真相

温柔在窗边绽放

王稼骏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柔在窗边绽放 / 王稼骏著.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33-1810-5

I . ①温… II . ①王…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3286 号



谢刚 主持

温柔在窗边绽放

王稼骏 著

责任编辑: 邹 璞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坐观云起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1230mm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一版 2015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810-5

定 价: 3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第一章 秋分·窗外·猜疑
11	第二章 霜降·舞室·恐慌
35	第三章 小雪·书店·告白
57	第四章 冬至·角落·遗忘
77	第五章 小寒·铁轨·恐惧
101	第六章 立春·庭院·嫉妒
121	第七章 雨水·医院·踌躇
151	第八章 惊蛰·后山·寻回
179	第九章 春分·花桥·复仇
207	第十章 清明·尽头·重逢
243	Alternate Ending

第一章 秋分·窗外·猜疑——

不知道第几次从梦中醒过来。易理希努力地睁开眼睛，顺着围墙上的爬山虎往窗下望去，庭院里种着不同花期的植物，招摇红艳的彼岸花在微风中摇曳着，姿态哀伤。它的邻居——一排菊花，花蕾渐渐显露出新鲜的黄色。

起了一阵秋风，天气已经转凉了。

啪！身后客厅的灯亮了起来。

先生快要回来了！易理希心想。

窗外天色渐沉。云朵染上了思念的色彩，变成了温暖的橘红色。

与此同时，易理希看见了倒映在玻璃上的自己，灰暗而又单薄。
一个轮椅上的影像。

这个家中，几乎所有的生活设备、工具都是远程遥控的。

洗衣机，面包机，准时投放鱼食的鱼缸。易理希根本不需要看时钟，就知道现在是傍晚六点四十五分。

在晴朗的夏季，客厅的灯都会准时地亮起来。如果是雨天，亮灯的时间则会提前半个小时。每天与易理希形影不离的轮椅，会在上午九点带她去电视机前，让她看上四十分钟的直播新闻。中午去特制的饭桌用餐，下午一点去床上午睡，三点半准时出现在收音机前，收听广播电台的节目。

轮椅出现最多的地方是客厅的窗前，易理希可以尽情欣赏院子里四季不败的植物和从头顶飞过的候鸟。

是丈夫的默默付出，创造出了这一切。

对易理希来说，这般美好的生活，是九年前的她无法相信的。

九年前，易理希毫无征兆地染上了一种怪病。她突然不省人事，卧床不起，医院接连发出病危通知书，正当所有人都放弃希望的时候，她以现在这副模样回到了人世。

四肢再也无法动弹，僵化的脊椎使得她没办法自如地转动脖子，只能小范围地活动脑袋。由于动作的幅度过于相似，大多数人分不清她是在点头还是摇头。

祸不单行，这场大病将她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一并带走了。事实上，易理希想要张开嘴唇，都会耗尽她的体力，每次进食都需要超级有耐心。那两瓣原本弧线漂亮的嘴唇，总处在无尽的细微颤抖中。那种状态和正常人的微笑很相似。但它只能做到微笑，不可以噘嘴和撇嘴，也不可以咧嘴大笑，更别提做出惊讶的O型了。

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之后，易理希得到了一个自己无法接受的身体，一个连死亡都无法选择的身体。

出院当天，恰逢易理希与丈夫郭树言结婚一周年纪念日。

郭树言缓缓推着她的轮椅，从医院狭长的通道穿过。每个擦肩而过的人都用一种奇特而又同情的眼神注视着易理希，仿佛在说：这样的人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分别呢？

易理希无法掩饰自己的眼泪，滚落脸庞的泪珠被一只厚实的手掌抹去。

“老婆，我们搬家吧！”郭树言拉着易理希毫无知觉的手，神情愉悦地说道。

于是，这个位于市郊，两层带庭院的白色小屋，便成了他们的

新家。

刚搬来的头两个月，举目荒凉，院子里杂草丛生，屋子里甚至还有老鼠。每个晚上，都能听到这些小东西在木地板缝隙间急速奔跑的声响。

但这些都难不倒郭树言，他乐于解决各种麻烦，清洁屋子，粉刷外墙，除去庭院的野草，播撒各类花种，亲手制作信箱，去邮局订购报纸和牛奶。没过多久，白色小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焕发出新的光彩。

随着时间的推移，易理希也渐渐爱上了这里。她喜欢这个名叫“花桥”的小地方。

郭树言原本是一家科研所的研究员，搬迁来到花桥后，他不得不选择从科研所辞职，在离家不远的镇上开办了一家书店，选材以教材以及科幻和推理小说为主，这类小说也是他的兴趣所在。

作为一名科学研究员，郭树言的梦想是获得诺贝尔奖，家里所有的遥控电器全是他的发明。

易理希记得丈夫曾经恶作剧般地对她说：“就因为和你谈了恋爱，我注定成不了科学家喽！你可要对我负责啊！”

一切是那么地顺理成章。

想到这儿，易理希在心中默默感谢了丈夫一番。

不知何时，她身上盖着的驼色披肩，已滑落到了脚踝边。

开门进来的不是丈夫。易理希熟悉他的脚步声，今天脚步听起来细碎而又急促。

会是小偷吗？易理稀有点紧张，却也无能为力，只能凝视着面前的玻璃。

模糊的黑影朝她走来。

“理希阿姨，妈妈让我来送南瓜粥。”来者是个约莫十六七岁的男孩，留着简单利落的发型，眼睛清澈如水。他的手里捧着橘红色的保温瓶。

男孩是隔壁夫妻的儿子，名叫吉宇。郭树言生怕妻子独自在家时发生意外，所以将家里的钥匙留了一把给邻居，希望他们能够时常照应一下。

易理希的视线跟随着玻璃上的影像，一语不发。

“叔叔还没有回来吗？妈妈不让我看动画片，我可以在你家看一会儿电视吗？”男孩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种近似自言自语的对话方式。他把保温瓶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将轮椅上的易理希推到了电视机前，然后与她并肩坐在沙发上，打开了电视。

频道默认在新闻台，美丽的女主播正播报一起凶杀案：

“花桥镇和静路发现少年尸块，警方初步判断死因为头部遭钝器击打。被害少年身上有多处外伤，疑似生前遭到殴打折磨。这是本月第二起虐杀少年并抛尸的案件，警方提醒民众，尤其在校读书的初高中学生，警惕陌生人的搭讪……”

吉宇撇撇嘴，没等新闻播完便把电视调到了动画片的频道。

和静路？

易理希目光慢慢移向窗外。庭院门前，那条她每日眺望的街道，就叫作和静路。

易理希微微蹙眉。如此娴静的地方会发生这般恶劣的案件，想到自家附近游荡着一个虐杀少年的变态狂，她不免为吉宇暗暗担心。

刚刚升入高中的吉宇，比同龄人看来矮小。可能是身高上的不自信，吉宇平日寡言少语，倒是和易理希独处的时候，他会变得话

很多。除了丈夫，吉宇是第二个悉心照料她的男人了，或者说是个小男人。

易理希和先生没有孩子，并不是因为她的重病。婚后不到两个月，怀孕的易理希意外流产。在医院体检后，医生诊断易理希患有先天性纵隔子宫畸形，她不容易怀孕，即使怀孕也十分容易流产。这个消息对喜爱孩子的夫妻俩是个不小的打击。之后易理希患了重病，丈夫郭树言更是再未提及这件事了。

门厅的灯光亮起。“我回来了。”一个低沉的男中音响起。

郭树言一手夹着公文包，一手扶墙，单脚着地换着鞋，朝客厅里说：“今天送货的老王迟到了，耽误了关门时间……吉宇也在呀！”

“叔叔好！”吉宇依依不舍地关上了电视，“妈妈让我等叔叔到家了就回去，我明天再过来拿保温瓶。”说完，吉宇就急匆匆地往家里跑。

“等等！”郭树言从公文包里翻出从镇上买的小点心，分了一半给吉宇，替他捋正了额头上的头发，笑着说，“快回家去吧！”

郭树言每次和吉宇说话时，语气中都充满着无限爱意，像在同自己的儿子说话一般，公文包里也常备着各种零食，每次见到吉宇都迫不及待地掏出来给他吃。

吉宇收下了点心，一溜烟跑回了家。

要是我们能有自己的孩子该多好。

易理希时常满怀愧疚地这样想。

换了拖鞋，郭树言将妻子推到了餐厅，固定好轮椅的位置，让她能够看到整个厨房。然后他开始准备他们的晚餐。

墙上的电子黑板显示着今天的菜谱，郭树言大声读着今天丰盛

的晚餐：“意大利焗菠菜，海鲜番茄通心粉，土豆泥拌肉饼，还有奶油鸡茸汤。”

在电子黑板的右下角，画着一颗小小的爱心。

菜的制作方法郭树言早已烂熟于心，但他仍旧边做边背诵着：“菠菜要切成三段……海鲜必须打成沫……肉饼要做得松软，皮不能太厚。土豆泥做完后冷却五分钟，胡椒粉只能放一点点，否则容易呛到气管里去……”

整个屋子里弥漫着意大利的气味，白天的寂寥被一扫而光。

易理希眯起眼睛，乖巧地看着丈夫将一盘盘色味俱佳的菜肴端到她的面前。

突然，她发现丈夫黑色外套的袖口边缘沾染了深色的液体，开始她以为是调味料，仔细一看，痕迹已经干了，应该不是在家里弄的才对。

丈夫是很爱干净的人，一定是今天才沾到的。

意大利餐端上了餐桌。可能是开饭晚的缘故，今天易理希的食欲不错，让郭树言足足喂了三十分钟，把她的那份全吃完了。

郭树言风卷残云般消灭了自己盘子里冷却的通心粉，擦了擦嘴，顾不得收拾，走到了妻子面前，蹲下身子说道：

“理希，我就快完成‘小狮子’了。今晚我就在工作室里过，你早点休息，不用陪我了。”

易理希不由自主地再次朝丈夫的袖口看去，污点的颜色很像血迹，但丈夫身上似乎没有伤口，那么血迹会是谁的呢？

不知为何，易理希脑海中浮现出那具被虐杀的少年尸体。

搬到花桥八年以来，丈夫第一次没有准时回来，会不会……

易理希想到一半，赶紧断了念头。眼前这位熟悉而又疲倦的男人，

又怎会去做如此残忍的事情呢？她为自己这样想而感到羞愧，一定是太空闲了才会这样胡思乱想吧。

她轻轻叹了口气，跟自己道了一声晚安。

希望明天又是一个明媚的晴天。今天的记忆在醒来后恍如一梦，终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郭树言的工作室就在卧室隔壁，方便他晚上不时查看、照料妻子。八平方米左右的工作室里，摆着一排大大小小的显示器，粗细不一的电线从墙上垂落。郭树言没有打开任何电子仪器，他脱下外套，从口袋里取出一粒黄灿灿的纽扣，凝视良久后，才将它放到一边。

“小狮子”的研究已接近尾声，郭树言进一步对机器调试改造。他坐到仪器的座椅上，熟练地将四个吸盘状的小芯片分别贴在了脑后、心口、手指以及手臂脉搏处，双脚自然踩在踏板上，将下巴放到一个毛绒材质的托柄里。这个被郭树言称为“狮爪”的装置，承受了整颗脑袋的重量。

这台名叫“小狮子”的仪器通过内置摄像头及传感器，能够根据用户眼球转动频率，以及采集到的瞳孔、呼吸、心跳、面部肌肉变化、脑电波以及各项皮肤生理反应，综合数据后仿真出代入式中枢神经指令信号，由电子部件将仿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再通过微机将输入的数字信号进行存储、分析、检化，最终以文字的形式反馈到主体屏幕上。

简单来说，这是一台让人不用开口就能“说话”的机器。

不过，需要使用者通过特别的眼球和传感训练，机器才能比较精确地识别使用者想要表达的内容。郭树言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一想到今后夫妻之间不再有任何交流障碍，他微笑着露出浅浅的酒窝。

咔嚓咔嚓的跳字声——“我一定要让她再对我说一次‘我爱你’。”

“小狮子”的屏幕如实显示出郭树言想说的话。

咔嚓咔嚓的跳字声——“太棒了。”

郭树言斜眼发现了那颗黄色的纽扣，若有所思地蹙起了眉头。

咔嚓咔嚓——“我要杀了他。”

看见屏幕上的这行字，郭树言慌忙从机器上移开脑袋，起身关闭了屏幕。

那些从身上扯下的吸盘在半空中摇晃，仿佛郭树言这一刻的心情般惴惴不安。从街道飘来的落叶敲击着玻璃窗，郭树言用遥控器打开窗户，一股清爽的晚风拂面而来。

遥望自己书店的方向，深夜的花桥镇渺无人烟，一派萧瑟的秋景。

郭树言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个秋天，会和他在花桥镇度过的八个年头不同。

第二章 霜降·舞室·恐慌——

被虐杀并抛尸的少年名叫寿君，他在空旷的路边被发现，尸体切成六块，分别装在红蓝白的编织袋中，堆弃在和静路转角的垃圾筒里。

吉宇认识寿君，他们是同一个学校的同级生。他时常独自在操场一隅，静静注视着跑道上的其他同学，或是在图书馆里捧着世界名著两眼发呆。在喧嚣的校园中，他寂寥的身影让人印象深刻。吉宇好几次看见秀人他们几个坏孩子欺负寿君的场面，寿君逆来顺受，任由他们戏耍，成为全校出了名的受气包。

这样的季节，有同学遭遇这样的事情，一丝凉意沁透吉宇心头。

天有点阴霾，教室窗外的天空中飞过一群白鸽，吉宇漫无目的地任由目光逡巡。

班主任老师走进了教室，身后跟着一个羞涩的女孩，她秀美的侧脸一下子吸引了吉宇，班级里几个调皮的男生一阵骚动。女孩梳着整齐的中分短发，微微低着头，浅蓝色的校服衬得她的皮肤格外白皙。

“这位是我们班新来的同学。大家欢迎！”班主任拍着手掌，脸上却没有一点笑容。

女孩向前一步，自我介绍道：“我叫章小茜，章鱼的章，大小的小，茜茜公主的茜。请多多关照！”说完，深深地鞠了一躬。

吉宇记住了这个名字，眯起眼睛打量这位新同学。她身材挺拔，举手投足间显出比同龄人成熟的气质。吉宇特别留意到她左手腕戴着的装饰物，一个黑色的皮质手链，虽然它的主人有意遮挡，可它